

豆豆

芒果情緣



人與人之間，有各種的緣。

而我與菲華女作家楊逸萍的緣分，除了最初的「慈濟緣」，進而發展成因為寫作而成的「墨香緣」，現在更發展成了一份「芒果緣」。

三月二十七日，在亦萍（逸萍）的朋友圈裡，看到她家的那棵芒果樹碩果累累。我忍不住留言：期待，期待，再期待。

元月初，亦萍就給我捎來了幾顆芒果，說是保姆從茂密的芒果樹中找到的，她自己也沒看見。臨近春節，知道我先生將來馬尼拉與我一起過年，她又在年前給我送來了四、五顆芒果。先生來馬尼拉過春節的那幾天，我每天削開一粒芒果。那清脆、那軟糯、那香甜，真的是唇齒留香，沒齒難忘。

那天送先生去機場後，回家趕快跟亦萍道謝。亦萍告訴我，吃了芒果，留下果核，曬乾後可以種植，大概五年可以結果。於是我趕快去翻垃圾桶，找到丟棄的果核，拿到陽臺曬乾，準備以後帶到工廠去種植。

我喜歡吃芒果，已經有四十幾年的歷史了。

我還記得十來歲的時候，有一天，母親買來一些芒果，個頭不大，是綠色的。母親把它削去外皮，切成薄片，然後在小碟子裡放點醬油，讓我蘸著吃。芒果酸中帶著一絲甜，再加上一點鹹，讓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。但是那時候，芒果是可遇不可求的水果。母親總會想盡辦法給我找到我的所愛。那時在廣東有出產芒果，石獅僑聯車隊有開往廣州、深圳的車，母親會託司機給我帶來醃製的芒果。

三十幾年前移居馬尼拉的時候，最高興的就是可以大吃特吃芒果。黃澄澄的芒果，聞著就香，用刀子切成三片。每次我必定先吃果核，其他兩邊再用湯匙去挖。或者也可以用刀子把芒果肉劃成井字，然

後把芒果皮翻過來，就可以直接吃了。

有一次到乾媽家，與她聊起芒果。乾媽說，其實吃芒果最好吃的地方，就是把芒果拿在手裡，豎著，直接剝皮吃。我試著，果真如此。

記得那時候一公斤芒果是三十披索。一年之後，有一天，我吃了一粒芒果之後，嘴唇突然腫了。正所謂：物極必反。這件糗事，我在剛回國的那場文學講座的互動環節中，與石獅僑中母校的同學們分享過。從此我吃芒果時，只能控制我自己，吃一小片就作罷。

而我家老大嘉寶喜歡的是那種小小的青色芒果，削開皮後，沾上蝦醬吃——這種小吃在菲律賓街頭巷尾都可以看到。

四月十二日，從廈門飛回馬尼拉，行李被人拿錯了，鬱悶了兩天。十四日中午，行李終於送到我家。隔天中午，亦萍突然微信給我，說有芒果要送給我，問我週六要不要去慈濟園區？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拿到我心心念念的芒果了，哪能等三天之後才拿到呢？於是我讓秘書叫快遞到亦萍家取芒果。

不到一個小時，一小箱滿載著愛心的芒果就到了我手裡。我捧著這沉甸甸的小箱子，一打開房門，直奔家裡放體重秤的地方——一稱，足足有五公斤。

打開箱子，看到亦萍提到的那幾個用白色塑膠袋裝著的、會比較早熟的芒果。我這幾天鬱悶的文字結，瞬間被打開。聯想到與亦萍因為文字結緣的這麼多年，她為我做的很多的事：鼓勵我寫作、把我的文章投往報社、為我寫的新聞稿校對、為我出版的書校對、寫序……更不用說每年的「芒果投餵」。

這兩天，空閒的時候，我總會走到放置芒果的地方，摸摸芒果，看看成熟了沒有？今早終於有一個芒果有點軟了，可以開吃了。我削開綠色的芒果皮，然後把它切成三片，再切成條。拿在手上，送進嘴裡。

那香甜，妙極了。
(2026年4月17日寫於馬尼拉)

高俊仁

王子和瘋子



十六年前，我為某位文壇大家撰文，導入一句閩南話：「大作家大王神」。只因在某一領域特出成就者，往往異於常人，作家更是如此——他們常見人所未見，言人所未言，思想言行、處世姿態，自然與世俗格格不入。而在常人眼中，這份獨特便成了怪異，被視作「神經質」。

彼時我重拾筆桿不久，對創作的煎熬尚知之甚少。浸淫文壇十餘載，如今才真正體味其中苦楚，愈發覺得自己「病」得不輕——寫不了時沒抓沒繞，寫進去又難以自拔。西方有句諺語，道盡寫作者的宿命悖論：「史上的詩人是王子，隔壁的詩人是瘋子。」

歷史長河中，留下不朽篇章的文學巨匠，被奉為雲端王子，受萬世敬仰，文字便是王冠上的璀璨寶石，閃耀著理性與智慧的光芒。而近在咫尺、與你我無異的寫作者，為一篇文徹夜枯坐，為一段情潸然淚下，在旁人眼裡，被貼上「瘋子」的標籤，實屬尋常。這不是貶低，而是真相。我始終堅信：99%的作家，都帶著獨有的「病」。這話聽來刺耳，卻藏著行業本質——但凡能寫出擲地有聲、乃至傳世文字之人，身上總帶著幾分「不正常」。坊間調侃「作家都有病」，並非戲言，而是這份職業與生俱來的宿命。

最直觀的，是身體的病痛。作家的一生，大多交付於書桌。久坐、熬夜、死磕文字是日常，腰椎、頸椎鮮有完好，腰肌勞損、椎間盤突出近乎標配。年紀不高便腰背向後，渾身皆是伏案寫作留下的印記。

更煎熬的是紊亂的作息。為捕捉轉瞬即逝的靈感，他們習慣晝夜顛倒，凌晨兩三點的檯燈，是深夜最亮的光。長期睡眠紊亂拖垮免疫力，頭痛、神經衰弱、內分泌失調已成常態；長時間凝視紙筆與屏幕，近視、干眼症、視力衰退，皆是創作的代價；沉浸寫作時廢寢忘食，腸胃病更是文壇最普遍的職業病。

更有無數作家，因長期透支身體而英

年早逝。他們以肉身的磨損，換取文字的重量，那些生理病痛，不是軟肋，而是伏案一生最真實的勳章。

而比肉體之痛更磨人的，是心理上的「頑疾」，這也是作家最獨特也最痛苦的特質。其一，是極致的敏感與共情力。在常人看來，這是矯情、是想太多。一片落葉，普通人只覺秋天到了，作家卻能窺見生命凋零、時光流逝、人生無常。他們的感官被無限放大，旁人忽略的情緒、細節，人性的陰暗與溫暖，都在他們心底掀起驚濤駭浪。這份敏感是創作的根基，也讓他們永遠困在情緒的漩渦裡，無法擁有普通人的忽略與平靜。作為「王子」，他們要承載時代之重；作為「瘋子」，他們要忍受細節之痛。

其二，是深入骨髓的孤獨。寫作從來都是一個人的戰爭，無隊友、無掌聲，唯有與內心對話。他們必須遠離喧囂，退守精神世界，方能挖掘最本真的人性。他人狂歡相聚時，他們在書桌前獨處；世間熱鬧時，他們在文字裡沉默堅守。這份在旁人眼中近乎瘋狂的孤獨，正是直擊人心文字的源頭。

其三，是終身纏繞的焦慮、抑鬱與精神內耗。他們不斷審視自我、剖析人性，直面世界的殘酷與生活的真相；對作品吹毛求疵，在自我懷疑、自我否定與痛苦重疊中反覆掙扎。寫不出時惶恐不安，寫成後又陷入新的焦慮。他們比他人更清醒，清醒地目睹世間疾苦，清醒地承受內心掙扎，這份過度清醒，便是作家最核心的「心病」，也是他們成為「隔壁瘋子」的根源。

就這樣，作家帶著永不治癒的病，艱難地寫著活著。為感知世界、記錄人間，被迫敞開所有感官，透支全部身心。他們以肉身之痛，扛住日復一日的伏案；以敏感與孤獨，捕捉世間悲歡；以內心煎熬，淬煉文字的力量。世人只見他們筆下的風光，看不見燈下的傷痕；只羨慕文字的流傳，不知其付出的身心代價。

做「史上的王子」太難，做「隔壁的瘋子」太苦。可正是這些苦行僧般的「瘋子」，豐盈了人類的精神世界，讓我們擁有了穿越時空的靈魂共鳴。

蘇麗莎

痛苦就是基督親吻



痛苦就是基督親吻這樣的表達自於深刻的靈修經驗，它不是美化痛苦，而是在揭示痛苦被救贖後的意義。在基督信仰中，基督藉著十字架讓痛苦不再是毀滅性的經驗，而是成為愛與救恩的通道。

當我們經歷苦難時，基督並沒有離開我們的，反而更親近我們，祂在那個痛苦裡擁抱我們，親吻我們，使那傷口成為愛的印記。

因為唯有痛苦中，人能最深刻地體驗到依靠、謙卑與愛的真實。

葉榆

人性



原來不想再起這件事情，但是以我的性格，如果不吐不快，實在不舒服。我在菲律賓樂善堂慈善基金會做了11年的義工，接觸過無數的求助病例。去年年底一單來至泉州單親媽媽為兒子求助的病例，讓我心裡十分難受，心情久久無法平復。求助的病人是一位24歲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年，之前在讀醫高專，後來響應國家號召，棄筆從戎，兩年後光榮退伍，繼續投身於學業。然而天有不測風雲，這位優秀的少年，在2025年夏天，發現身體異常，然後到處求醫，最後在上海大醫院做檢查，結果很不幸確診得了腦部高級別膠質瘤，初步估計前期手術費用至少10萬人民幣。這對於一個單親家庭來說，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，醫藥費成了壓垮一位單親母親的重壓。這位母親天天以淚洗臉，辭去平時打雜的工作，陪伴她的兒子，到處奔波，為了讓孩子可以活下去，找各方众筹機構，籌集手術費用，與病魔爭奪自己的兒子。少年的父親在2021年不幸離世，在他爺爺奶奶眼中，他們母子就是外人了，所以當老家拆遷後拿到三套商品房，爺爺奶奶不願意把那一套本該屬

於他們母子的房子給他們。所以少年和他母親只能在外租住廉租房。人性之惡，不過如此。自己的嫡親骨肉，身患重病，至親的家人，冷若冰霜，親情在利益面前薄如一張紙。

舉頭三尺有神明，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，請問這位少年的爺爺奶奶這樣做，真的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晚年生活嗎？那套屬於少年和他母親的房子，也是拯救少年生命的最大希望，少年的母親說：如果他們母子有這套房子，她一定要賣房救子。但是少年的爺爺奶奶卻佔為己有，良心何在？

還好，病魔無情，親情如冰，幸運的是人間有愛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正義有大愛的媒體，為這位少年發聲，求助於樂善堂慈善基金會，在第一時間，把包含著大家愛心與祝福的善款，交到這位堅強又偉大的母親手中。願這份飄洋過海的溫暖，能點燃少年的生命之光！另外眾籌平台也得到了很多社會愛心人士的關注，大家積極捐款，助力這對相依為命的母子，母親不離不棄的陪伴，會出現奇蹟，加油，少年！祝願命運多舛的你，手術成功，早日康復，同時祝福你們這對堅強的母子，以後的生活越來越好，平安順遂！

許今棟

香港人孤僻的原因



日前有個衣着藍襖的街坊來街市買菜，在診室外面的座椅稍息，聽她滿口鄉音，便聊了起來，她說有個親弟旅居大呂宋，我問了姓名，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達人富商，正要談下去，她說很久沒聯絡，就這樣走了，香港人便是如是孤僻和心存疑慮。

香港人對一般人如此，對親人、鄉鄰和周邊發生的事物也是抱著「避之則吉」的心態，街市常有見面，至多是相點頭招呼，少有問你貴姓？我居住的樓層有八個居住單位，在升降機前等候時也各站一角，不互相談話。我居住於二十四樓的鄰居，十九年來都互不交談，直至去年鄰居推著她坐在嬰兒車的孫女搭同一升降機，牙牙學語的嬰兒望著我發出「EE」的聲音，我也向小嬰兒揮手回應，這算是兩戶人「破冰」吧！

香港的許多學校的畢業生，離開學校後便罕有來往，街上遇見也少有打招呼的，組織校友會的更是稀少。偶而有舊校來信，不外也是一張有所求的通知，比如「校友XXX參加競選，請投他一票……」、「獎學基金，請你捐款……」。當你回頭請求幫助，十之八九是音訊全無。

香港人都比較孤獨，原因和生活環境、工作時間有關，一般的香港人早上七八點出門上班，上學，晚上七八點回家煮飯、吃飯，學生做功課，十一、二時上床睡覺，每周休息一兩天，也用在料理家務或睡覺，接觸社會的時間不足，有時一家人也少有時間互相交談。

大公司的員工每周都有一兩天的休息日，低下層的打工仔每日工作多於九小時，除了缺乏聯絡親友，食住用去大部份的收

入，更有多餘的錢用方應酬交際，也養成香港人獨來獨往的習慣。

香港人出生至入學、工作、年老、死亡，不會挨餓，不會有病無錢醫，也不憂年老無人照顧及死了無人安葬，因為每一個過程都可以交給政府，但政府的支援是這樣的，孕婦產子，可以申請免費，十二年教育免費，住入老人院的費用可申請政府代付，人死了可申請政府安葬費及免費火化，一生可以沒有精彩，平平淡淡簡簡單單過渡。

祇要無求便可，因而也養成部份港人懶於奮鬥，也不努力及不懂享受人生，不樂於享受生活及交際；接受他人的冷漠，也待人冷淡，無論是同學、認識的人和親朋，互相之間也不熱情。

你看，香港的出生率也在下降，據日前一份調查，百分之七十多的受訪青年表示一生不生兒育女。而目前已婚婦女也不生育或祇生一胎，難怪香港中小學每年都在「殺校」，而幼稚園也出現倒閉潮，而香港的勞動力也應付不了工商業的需求。

和全世界進步城市一樣，生活費不斷攀升，年輕人負擔沉重，生育兒女的開支更非每對夫婦承受得起，香港房租昂貴，添了的後果是破財，許多港青選擇單身，單身可以住在父母家中，住、食可以得到節省。港府以種種「妙招」獎勵年青夫婦生育，鼓勵年青人結婚，卻不去消除年青人不結婚，中青年夫婦不生育的障礙，結婚和不生育的最大原因是工資低個人生活，貴租阻礙了人結婚意欲，人口增加造成生活費增加，租金更是一大負擔，政府少少獎金鼓勵「生仔」，杯水車薪，沒有吸引力。

過於寂靜的家庭，推動不了港人的熱情！

林輝煌

從閩南山村到「椰仁之王」：雷金元的南洋奮鬥與故土長情



說起菲華商界的老前輩，雷金元的人生，寫就一部勵志奮鬥的傳奇故事。這位奮族裔商，老家在福建南安碼頭鎮豐聯村苦林，憑一身勤勁孤身闖南洋，扎根菲律賓打拚多年，闖出「椰仁之王」的名頭，更在金融、地產界站穩腳跟，展現了閩南人勇闖南洋、自強不息的風骨。

年少時他長在山村，日子過得平淡簡樸，骨子裡有著閩南人敢闖敢拚的特質。18歲那年，為了謀生出路，揮別故土，只身前往菲律賓三寶壟。初到異國無依無靠，缺本錢、少人脈，只能從底層工種做起，餐館後廚、商舖打雜，再苦再累都默默承受，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積累閱歷，慢慢蓄力。後來回鄉與林面洽結為伴侶，組建家庭之後，他不願安於現狀，再度遠赴菲律賓，全心投入創業之路。

二戰結束，菲律賓百業待興，各地商機漸顯。雷金元先經營紡織品買賣，逐步在當地穩住根基。眼光敏銳的他，看中當地廣袤椰林蘊藏的發展空間，果斷調整經營方向，全力投身椰仁產業。1949年，他與友人合夥開展椰仁收購貿易，早期營收微薄，經營艱難，同行夥伴陸續離場，唯有他初心不改，沉下心深耕行業。不靠投機捷徑，堅守誠信為本、勤懇經營，事業漸漸穩步上升。從原料收購，到

開拓海外外銷市場，再到自建生產工場、整合多地加工企業，打通完整產銷鏈路。一步步做大做強後，穩穩佔據行業主導地位，成為菲律賓椰仁、椰油領域的領軍人物，這份業界盛名，是對其多年堅守最好的肯定。

實業穩固之後，他不斷拓寬事業邊界，涉足金融與地產行業。2000年，雷金元出任菲律賓交通銀行董事會主席，掌舵老牌金融機構；立足馬尼拉核心城區，牽頭打造城市地標PBCOM Tower。這座樓宇曾登頂菲律賓第一高樓，現今穩居全國前三，既是馬卡蒂商圈亮眼地標，也是菲華僑商雄厚根基的生動寫照。漂泊海外數十載，事業功成名就，他始終牽掛南安故土。1993年，主動捐資兩百餘萬元，興建金元大橋，橫跨詩溪、銜接村落，徹底改善沿線出行條件，助力地方往來互通。長久以來，但凡家鄉基礎設施建設、文教衛生公益需要助力，都會慷慨解囊、低調行善，用真誠行動，詮釋海外遊子的鄉土情懷。

2015年，這位百歲長者安然辭世，走完豐盈而精彩的人生旅程。

沒有優越背景，沒有現成捷徑，從異鄉務工者一路打拚成為商界翹楚，靠的全是毅力與實幹；久居異域、事業有成，始終銘記來路，用心反哺桑梓。雷金元的一生，無需轟轟烈烈的造勢，滿滿皆是老一輩僑民的堅韌與赤誠。這份勇毅開拓、守信處世、懷鄉念根的優良品性，長久被菲華各界與故里鄉親感念銘記。